

主编：施虹  
责编：曹晖  
执编/版式：毕诗春  
美编：倪海连  
投稿邮箱  
hjrbbssc@163.com

黑龙江省现在有22个县级市，其中嫩江是2019年新设县级市的一座城市，被誉为“中国大豆之乡”。嫩江市，古称墨尔根，嫩江得名，以出产大豆闻名。



金灿灿的大豆田。

# 大豆之香

□嫩江渔樵

## 种豆的人

在嫩江，你会感受到最热烈的金色。深秋时节，嫩江大地在蓝天白云、飒飒金风中，迅速展开了醉人的金秋画卷。五十岁的苏尚友正站在这秋日里，静静望着黄叶落尽的豆田。秋阳澄澈明净，在苏尚友脸上雕润出坚毅的光泽，纯净又斑斓。他血丝的双眸多彩明亮，褐色的脸颊饱满红润——这一刻，苏尚友成为一尊雕像，一尊历经风霜闪着金光的大豆雕像。

苏尚友在泛着褐色光芒的豆田中，慢慢俯下身。豆叶落尽，一茎枝大豆露出红褐强壮的身姿。每一棵豆秆儿上都挂满了饱满的豆荚。豆荚上细密的绒毛在阳光下闪着银光，散发着混合了大豆、土壤、阳光的气息。苏尚友今年种的是“北亿9”，年初气象部门预测雨水大，他选了这个抗涝抗低温品种，气象部门帮了他大忙。此时，一阵秋风飒飒吹过，豆秆儿如孩子似地跃动。是的，从春到秋，大豆就像他的孩子，无论刮风下雨，他的心都和他们一起长在地里。惦记着他们的冷暖饥饱，惦记着他们的安全健康。现在，他们终于茁壮成长为，那份欣慰喜悦难用语说清。

苏尚友心里漾着温暖和充实，把晃着阳光的镰刀横放在土垄上，伸出手，轻轻摘下一颗豆荚。他结实饱满的手指轻轻一捏，“啪”一声脆响，五粒金灿灿的大豆几乎同时蹦到了苏尚友宽厚的手掌中，像欢蹦乱跳的娃娃蹦入怀中。

是的，他真像对自己的儿女一样，对大豆，对土地倾注了全部心血，一年又一年，半生从未间断。

苏尚友1990年初中毕业就回家种地，那时感觉大豆色泽有些黯淡。秋天的收获让人期待，但也让人心里发怵。漫山遍野的大豆，都要折起腰来，一棵一棵一刀一刀才能收回来。手磨起了泡，背晒掉了皮，还要咬着牙折着腰一刀一刀地割……脱豆是马拉着碾子碾压，呛得人上不来气儿。一场大豆打下来，好几天咳出的还是黑痰。卖大豆也要半夜起来赶着车去排队……想起当年，是太多爱痛交织的记忆。

时代进步得超出想象：曾经电视中欧美的现代化种植，自己也早已实现了现代化的种植模式。看着大收割机从田里一走一过，黄豆立即从机顶瀑布般喷涌而下，很快就灌满随机的运粮车，黄豆在苏尚友眼中越来越散发出金灿灿的光彩。

苏尚友全神贯注沉浸在金灿灿的黄豆世界，闪亮的眼眸，充满了希望，感慨，深情。

天空高远，白云如絮，染了秋霜的大地，将云儿在田野里拉下明暗交替的条纹，这是上天赐予苍生最辉煌壮丽的画卷。

## 浓郁的豆香

在嫩江，你会品味到最浓郁的豆香。“传得淮南水最佳，皮肤退尽见精华。旋转磨上流琼液，煮月锅中滚雪花”。从西汉刘安发明豆腐，两千多年来，营养美味的豆制品滋养了一代代炎黄子孙。如今，作为中国大豆之乡的嫩江，出产的豆制品更是香飘四方。“嗡嗡嗡——咔嚓——嗡嗡嗡——咔嚓——”

随着轻微的嗡嗡声和清脆的咔嚓声，光洁的不锈钢流水线上，一大张一大张金黄润泽的干豆腐源源不断地铺展出来，颤颤巍巍在光线中金黄透明，热气腾腾浓香扑鼻。于艳江穿着雪白工作服，站在宽敞干净的车间里。车间豆雾缭绕，滋润得他脸膛更红润，眼神也更闪亮。这浓郁的豆香，不仅很快会在晨光中飘荡在嫩江大街小巷，还会经过物流，迅速飘在省内外更多家庭的餐桌上。

这栋豆香飘溢的大豆制品厂，是于艳江事业的里程碑。

20多年前，于艳江开始做豆腐。那时候城镇化刚开始，县里工地渐渐多了，他的豆腐自然越卖越好。那些年，他豆腐坊的灯光总是从半夜亮到天明，他带着豆腐气息的身影，在工地小卖店往返穿梭着。

豆腐生意越来越红火，于艳江摩拳擦掌，要把这营养美味的事业干大起来。

2012年，嫩江大豆食品产业园宣布成立。

时代的东风劲吹，于艳江梦想的雏鹰乘风而起。

他拼上了十几年积攒的全部身家。这一年，不到四十的他，白发迅速增多。可他眼睛雪亮，浑身是劲。工信局派了专人，从政策到技术，从设备到贷款，一直帮着忙前忙后。让他感受到了创业受到的尊重，也感受到了企业身上的责任。

如今，大豆制品公司的豆干、豆皮、素鸡、腐竹等品类，已销到全国三百多个城市。产业园内的一家家豆企油企，也和于艳江的豆制品公司一样忙碌，像一艘艘舰船，载着满满的豆香，从“中国大豆”“嗡嗡嗡——咔嚓——嗡嗡嗡——咔嚓——”声依旧在车间不停地轻响。

于艳江依旧站在宽敞明亮的车间里，欣赏这井然有序的生产景象。不锈钢生产线唰唰运转，一个个一米见方的不锈钢盒，从热气腾腾的豆浆池顺序而来，装满了颤颤巍巍豆腐脑，像一排白嫩的胖娃娃。于艳江满心欢喜地望着它们，眼睛闪亮。

## 大豆的声音

在嫩江，你会听到最悦耳动听的豆声。北国秋来，地阔天高。“沙沙沙……”风吹过一望无垠豆地的声音。

“哗哗哗……”收割机喷涌出大豆装车的声音。

“唰唰唰……”清粮机筛选精品嫩江大豆的声音。

董忠义不是农民，不种植大豆，但他一直关注着大豆的收成。每到秋风飒飒之时，他总会跑遍嫩江各个乡镇。望着那泛着金光的豆田，倾听那大豆在静静的秋阳中爆裂跳珠的声音。董忠义是嫩江昌旺粮贸公司总经理，他从事大豆贸易已二十多年，时刻感知着国内外大豆市场的阴晴冷暖。

前些年从农民手中收购大豆，常是磕磕绊绊。因为种收不对路，常常是卖的满面愁容，买的还一百个不情愿。那时候，听着那哗哗的大豆声，心提溜着，像在秋风冷雨中击打，总怕哪句话说不对把生意弄黄了。

如今董忠义来到各乡村的家庭农场、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，宽敞的大院里迎出来一张张红亮的脸膛，一双双热情有力的大手。董忠义已是他们打了多年交道的老朋友。他们不仅是收粮的合作伙伴，董忠义还系统地提供市场需求信息：哪些品种畅销，市场需求量大小，市场价格如何，品种需求趋势怎样。很多信息要提前一年在国内甚至去国外搜集和整理，及时反馈回来。让大家种得对路，销得痛快，卖得价高，形成良好的种、收、销循环。收粮卖粮时节，董忠义和种植户们爽朗的谈笑声，也汇入了农民丰收的交响曲。

大豆拉到货场分品种上清粮机，在一派繁忙悦耳的唰唰声中，色泽金黄的精选大豆，装进印有“嫩江大豆”商标的精致包装袋，将通过铁路、公路形成一条条金色的河流，哗哗流向北京、上海、广州……各地加工厂隆隆的机声，晨光中豆浆机的“哗哗”声，品啜着豆香的爽朗欢笑，多是嫩江大豆流淌声音的延续。

这么多年来，董忠义的事业就是伴着嫩江大豆的声音成长的。满山遍野的沙豆铃声，收获大豆欢快流淌的哗哗声，筛选大豆金泄玉的唰唰声。这些美妙的声音，响在蓝天白云下的希望田野，响在流通南北的繁忙货场，响在共同富裕的金色梦乡……

兴安不墨千秋画，嫩水无弦万古琴。这里五花山色绚丽热烈，这里奔流涛声日夜不息。但最能让人感受到嫩江特色的，还是那堆积如山的大豆金光闪耀，沸腾如花的豆浆热烫浓香，流淌如川的豆声恢弘壮丽……

这里是：东经125°，北纬49.5°。嫩江，大豆的天堂。

# 林海莽莽 威虎山

□吴宝三

一部长篇小说《林海雪原》，一出现代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，使威虎山的名字让世人皆知；而威虎山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居全国森林公园之首，怕是少有人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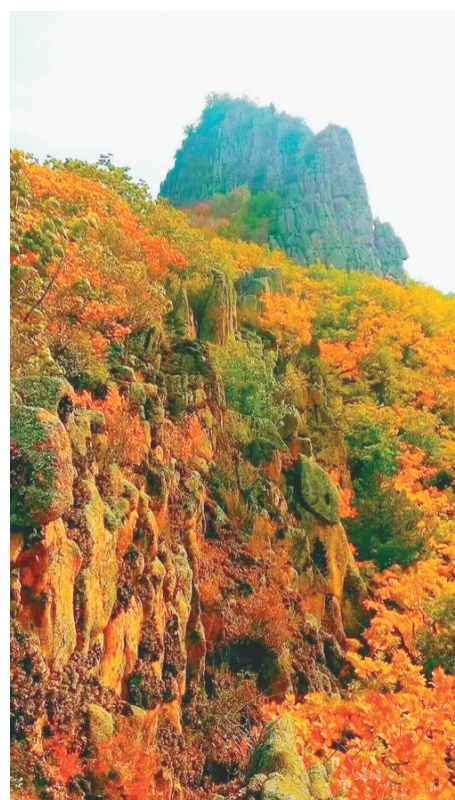
我只知道，威虎山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柴河林区境内，却不知道毗邻它的蜿蜒于崇山峻岭之间的百里莲花湖、三大峡谷、五大湖湾，亦不知道集山、峰、崖、洞、林、泉为一体的原始森林自然生态景观；更不知道这里有保护完好的2800多公顷的天然红松母树林，年产红松子750余万斤。

深秋时节，我这个浪迹天涯的游子，又回到大森林的怀抱，沿着当年剿匪写下《林海雪原》的作家曲波的足迹，走进了闻名遐迩的威虎山。

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平稳地行驶，我打开车窗，尽情呼吸湿漉漉的沁人肺腑的大森林气息。山道两侧的过伐林地，针阔混交的天然次生林，生长得十分茂盛。同行的林业局纪委书记告诉我，你看这林相，国家施行天然林保护，休养生息几十年，林子就是另一番景象了。兴奋之余，我禁不住活剥了一位诗人的一首短诗：重返大森林，心要蹦出怀，三十年后又来，小树已成材。

就在我吟诗之际，开车的小张突然大声喊道：“快看，山上有鹿！”我向上望去，只见一只梅花鹿在林间奔跑，身上的梅花，在树叶筛下的阳光下一闪一闪。这里是头道林场的东岭。多么好啊！温顺善良的动物回来了，再也不用担心人类的杀戮，更不用担心那温柔的目光面对狩猎者的枪口。

威虎山核心景区，当是九寨了。九个寨子分布在山脚之下，四周古树参天，遍地异草奇花，鸟鸣山更幽。抗联遗址和杨子荣牺牲地就在此地。抗日民族英雄周保中，剿匪侦察英雄杨子荣……此刻，我耳边响起“朔风怒号，大雪飞扬，征马嘶嘶，冷风侵人夜难眠。火烤胸前暖，风吹背后寒”的《露营之歌》，眼前驰过打虎上山的剿匪英雄的身影。茫茫林海，留下英雄们的行军战斗足迹，岁月带不走一个那么熟悉的姓名。



秋季威虎山。

走进威虎山，自然迫不及待想看看“威虎厅”，情景再现，口念“天王盖地虎，宝塔镇河妖”的经典台词，“重演”戏剧情节。威虎山寨，是柴河九寨中的一个寨子，由当地林场打造管理。刚踏进座山雕的山门，一个身穿翻毛羊皮大衣、戴着狗皮帽子的“土匪”迎了上来，把我们一行人引进“威虎厅”。“土匪”把我让到蒙着虎皮的座山雕太师椅上，端起酒壶为我斟酒，我顺手举起桌上的酒盅。酒哗哗地倒进酒盅里，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杨子荣舌战小炉匠的当年。虽然是在演戏，我的胸中似有汹涌的波涛，一阵阵冲击着心灵。导游向我们赞叹道，“威虎厅”的这个“土匪”演员，吃在山上住在山上，是宏声林场的工人，几个月的旅游旺季，接待一批又一批游客，他却一天也没下山。我们见到他的住处，只一间简陋的小屋，一张简易的木板床，床下有一个丝织袋子，装着半袋口粮。“土匪”演员说，这里山高林密，手机没有信号，十多天没和林场联系上了。虽然没有菜吃了，却没有一点抱怨情绪。身边的王书记对演“土匪”的演员说，我回去就告诉林场，尽快给你送点菜来，天一天天凉了，再给你送点烧酒。此刻，我这个山外人，被这位山里“演员”的无私奉献深深打动，敬业精神让我钦佩不已。

我们顺着原路下山，满目绿色，花香鸟鸣，松涛滚滚，泉水淙淙，恍若置身于一个远离尘嚣的仙境。下山的路上，手机有信号了，我掩饰不住兴奋的心情，给身居闹市的朋友打电话，告诉他们我所见到的世外桃源；而王书记此时也在打电话，他告诉林场的领导，早一点派人上山去，给藏在深山褶皱里的坚守“威虎厅”的“演员”送菜送酒。

上山了，我的心潮阵阵松涛般起伏。“穿林海，跨雪原，气冲霄汉”的侦察排长杨子荣和他出生入死的战友，宛如一棵棵参天红松，在人们心田永驻！蓦然回首，但见威虎山在那隐隐林深处。

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片

# 故乡的草甸子

□于德深

我的故乡坐落在嫩江平原。依稀记得，童年时故乡有一片大草甸子，草甸子中间是一条小河，小河由乌裕尔支流汇聚而来，那条小河从我家门前缓缓流过。村庄静静地躺在大草甸子怀抱中，像孩子依偎在母亲的怀抱中，恬静地度过每一个日子。

春天是最惬意的时候，草甸子上的小草穿着霓裳羽衣，柔情地诱惑着我的视野，那红色的野玫瑰花、粉色的芍药花、白色的烟火头花、金色的黄花以及那些不知名的高高矮矮、大大小小、艳艳丽的花把个大草甸子打扮得花枝招展、分外妖娆。每逢这个时节我和小伙伴们就疯跑去草甸子上玩耍，瞄着那各种花草一枝枝采着，觉得够数了便攥着一把花儿乐颠颠地跑回家，然后拎过一个空瓶子灌满水把花插上，放到屋里最显眼的地方，然后静静地看着花渐渐盛开。

我经常骑着父亲的大青马，带着老弟拿着柳条子做的钓鱼竿一同到草甸子上的小河中钓鱼。河水缓缓地流着，那里面长着苔藓和水草，在一个小河拐弯处有丰茂水草的地方，我把事先准备好的两个窝窝头扔水里，像大人钓鱼似的给鱼喂

窝子。隔了一会儿，把钓鱼竿的绳子甩进喂好的窝子的水草边：“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吧”我心里想着。谁知那鱼钩刚甩进水里，用高粱秆做的漂一下子倒了，老弟说，钓到了。我双手握竿一使劲把一条又大又长的鲫鱼甩上岸，双手拿起足有两斤沉啊！老弟乐得一蹦老高：“今天有鱼吃了，再钓两条。”“有第一条就有第二条”，果然不到20分钟我和老弟连钓了5条大鲫鱼，看看太阳正是当头，便收起钓鱼竿儿，老弟扛着柳条子，我一手牵着马，一手拎着用草串起来的鱼回到了家。

母亲见钓了好几条大鱼，乐得直拍手：“都说人巧不如家什妙，没想到这柳条子儿做的鱼竿一样钓鱼，你们哥俩等着，中午给你们炖鱼吃。”母亲笑着扎起围裙，到厨房做鱼去了。中午我们全家吃了一顿水煮鱼，父亲喜欢喝酒，看见有下酒菜他就着鱼喝了好几两，我怕刺只挑那鱼肚上的肉夹了几口，喝了一肚子鱼汤，虽然是鱼汤竟也那么鲜亮，拌到小米饭里特别好吃。春天就这样在大草甸子上踏青、采花、放马、钓鱼中度过了。

一晃到了秋天，天然的大草甸子上水草丰茂，

农家人最喜欢做烧柴的羊草长得又高又肥又绿，那上面挂着一层霜。靠近河边的草甸子上是一片一人多高的羊草，哥哥早就瞄上了那里，早在半月前就搭好了窝棚，吃住在那里。窝棚只用几根木棍子交叉支起来，左右用草堵上，空间不算大，能睡一个人。几块土坯垒起了锅灶，支起一个小锅，准备小米、盐和荤油也像过家一样。

开镰的日子，哥哥把行李搬到窝棚里，带着磨石和两把镰刀，起早贪晚地割草。他割草很特别，别人得放下手里的草，一把把攥着够捆了夹着镰刀站起来拧绳子，我哥不，他一刀掏进草里转身就是一捆，然后在长着的草上直接打绕子，回手就是一捆；割一车草别人可能用7天时间，哥哥也就两三天就可割一车晃悠悠的羊草。哥哥用镰刀割羊草，父亲操起钎刀轮着羊草，爷俩摆着劲儿地干，只几天时间把一冬的烧柴和春天苦房子用的草就备齐了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如今想来仍然怀念少年时的光景。那带着泥土芬芳的故乡草甸子，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。



更多内容请关注  
龙头新闻APP视频号